



话渔·画渔 (150)

抄墩子

文/刘春龙 图/李劲松

家乡人常把梅雨季节称为“发水场”。发水场固然有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带来不利影响，但对于那些喜好捕鱼的庄稼人来说，又未尝不是个福音呢。当梅雨如期而至，他们就会乘机而动，来一场渔事的赴约。

渔事因人而宜，因水而宜，可叉鱼、可网鱼、可罩鱼……但总有一些人别出心裁，想弄点与众不同，比如有一种叫“抄墩子”的渔法，似乎就游离于惯常的渔事之外。

这天，湖荡里驶来一条小船，船上只有两个人，男人荡着桨，女人坐在船头，船上搁着一张长柄的弯刀和一把捞草的竹筛。船行中，男人不知说了句什么，女人佯装生气地挥起竹筛要打，男人夸张地缩头躲闪，女人娇羞地回了个嗔怒，看得出这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好像刚结婚不久。

船停在一处荒田边，男人提着弯刀，女人握着竹筛，他们是来刷草的吗？可此时的芦苇刚刚长高，秆儿还是青青的，远没到成熟的时候。男人也不挑剔，沿着浅滩见草就刷，芦苇、菰草、水花生、盐巴草……刷下的杂草并不运走，女人用竹筛归拢归拢，垒成一个个“墩子”，直径半米左右，随意而散乱地堆在荒田水沿处。这荒田是他们自家的，还是生产队的，抑或别人家的，谁知道呢？不过，他们倒挺放心，不作标记，也不固定，堆了差不多二三十个墩子也就回家了。

像是约好了的，夜里下雨了，越下越大，没有丝毫停息迹象。雨一连下了几天，湖水的水上涨了，那些墩子也随水漂浮。雨在某个下午停了，天空仍旧阴沉沉的，到了晚上，那对小夫妻又往湖里去了。这次没带弯刀、竹筛，换上了一张抄网，还有一盏马灯。他们直奔几天前布下

的墩子而去。船一停，女人抓过竹篙，掀入湖底，扣上船绳。男人把鱼篓别在腰间，撑开三角形抄网，“扑通”跳到湖里，随即一声惊叫，女人紧张起来，忙问怎么啦。男人龇牙皱眉，一脸痛苦，继而憋不住笑了，女人以手当瓢，气恼地浇了男人一脸水。闹了一阵，女人把马灯系在一根竹竿上，一手提着，也顺着船帮下了水。男人爱怜地阻拦，似想把马灯挂在自己身上，省得女人受累，可女人就是不肯。看看水深，刚及大腿，男人不再说什么。女人挑着马灯，在男人前方照着，两人并排而行。蹚到一个墩子前，男人悄悄将抄网插到水下，轻轻向墩子靠拢，等墩子都到网里了，猛地上举，抖落几下后慢慢收网。女人递近马灯，男人拣去杂草，就见有鱼挣扎了，大多是泥鳅黄鳝，也有鲫鱼鳊鱼，那就收进鱼篓吧。原来草墩子是用来诱鱼的，鱼儿都有喜草的习性，或觅食或筑巢或躲藏或嬉戏，当草墩子遇水浮起时，鱼儿也就与之相随了。

一个墩子抄好了，再往下一个墩子而去，等把浅水处的墩子抄完，就要到更深的水域去了。男人到底舍不得女人，当水越来越深，快到半腰时，这回说什么也不

让女人再呆在水里了。女人只得依从，解下马灯，挂到男人胸前，顺着原路回到船上，操起双桨不紧不慢地跟在男人身后。

这时躲在云层里的月亮出来了，好亮好亮，湖面一下子明朗起来，男人干脆解掉马灯。抄完所有的墩子，还没到半夜呢。男人上了船，把渔获倒进活水舱，只听“噗嗤噗嗤”一阵乱响。女人抿嘴一笑，估算着收成。男人洗洗手，要换女人荡桨，女人直摇头。男人不再争，坐在一旁，面朝女人憨憨笑着。

墩子可以重复使用，第二天他们还会再来。有时也不定在夜晚，白天也可抄墩子，只是要换地方，到村旁的河道里。发水场河水的流速比平常快多了，此时常有一摊一摊的“野草”顺水漂流。女人荡着桨，迎着水流，男人将抄网支在船头，等“野草”进入网里，顺势扳起……

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现在早就看不到荒田，自然也就没了抄墩子这样的渔事。即便不在梅雨季节，河面上也还漂浮着许多“野草”，只是再无抄墩子的身影，倒是趟螺蛳、扒蚬子的渔船越来越多。忽然想起那对小夫妻，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是否也在其中，如今可安好？



谷雨时节，雨量充沛，不冷不热，阳光明媚。此时，大地向人间赠送了一份厚重的大礼——谷雨茶。

茶园里的茶树，经历了一冬的休养生息，使得春季的茶芽更肥硕，色泽更翠绿，叶质更柔软，并富含维生素和氨基酸。谷雨茶，品质优，口感佳。苏轼在《啜茶帖》中就写喜欢喝谷雨茶。

进入谷雨时节，刚刚采摘下来的嫩绿茶，泡一杯，闻一闻，啜一口，谷雨茶汲取了风霜雨雪中的精华。谷雨茶又犹如一位浪漫的诗人，用那曼妙的诗韵谱写出大自然的独特与神奇。

抬眼硬拗三分困，不及午后一盏茶，谷雨茶，既可解酒，亦可解乏。当人们从繁忙的世俗中，找到了一片宁静的空间，悠闲地捧起一杯谷雨茶，仿佛清泉在口中流淌。谷雨茶的茶色，深沉、碧绿、透亮；谷雨茶的芽叶，细长；谷雨茶的滋味，清幽弥香，如同春天般曼妙的旋律，令人陶醉。

谷雨时节的清晨，轻雾如纱，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。阳光透过云层，洒在碧绿清幽的茶园之上。漫步于茶园小径，鼻腔里都是清新的茶香，就仿佛行走于古人的诗词韵味之中。茶园小径，绿叶掩映，古朴宁静，仿佛时光倒流，回到了纯朴的农耕时代。驻足茶园，闭上眼睛，一个深呼吸，感受大自然原始的韵味，只觉得浑身舒坦、轻松。在茶园里，采茶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与大自然和谐共生。

乘着清晨的露水滋润在茶树上，采茶女身着素装，手挎竹篮，轻盈地穿梭于茶园之间。她们的手指在茶树间游走，娴熟地采摘着一片片细嫩的芽叶。

每一片茶叶都凝聚着采茶人的心血，那些采摘下来的茶叶，经过精心制作，走入千家万户，就成为了一道口感醇厚、香气四溢的茶，也就成为一道流淌千年的茶文化。

当茶在茶壶中慢慢舒展，浓郁的茶香就弥漫开来。邀请朋友，围坐一桌，海阔天空，品茶聊天，享受宁静与和谐，不再忙碌，忘却烦恼。这时不仅品的是茶，而是在品味安逸与清闲。

当捧起一杯茶，轻抿一口，茶香蔓延口腔，如山泉般甘甜，如春花般芬芳。在这茶香的漫溢中，仿佛听到了溪水在缓缓流淌。一壶清茶如同无形的情感纽带，人们可以感受彼此之间的默契和关爱。

喝茶亦如品人生，所以品茶不宜急。那一缕茶香，如同人生滋味，有时苦涩，有时甘甜。在中国千年的茶文化中，茶与诗词书画紧密相连，共同构筑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。每品一杯茶，仿佛就能听到大自然在呼吸，就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在律动。

谷雨时节的茶，闻起来，有股自然的醇香。谷雨时节的茶，清香扑鼻，如同山间的清泉，亦如林间的小溪。那一缕缕氤氲出的茶香，都充满了大自然的生命气息。浅饮一杯谷雨茶，让人心旷神怡，让人陶醉其中，感受到大自然的韵味与魅力。



浅饮一杯谷雨茶

□苏宝大



母亲的针线匾

□徐兴旗

昨天，我给父亲买了一套睡衣，鲐背之年的父亲接过睡衣后，戴上花镜，端出针线匾，阳光下，佝偻的父亲娴熟地将睡衣的纽扣一一进行再加工。母亲去世十多年，只有父亲理解母亲，将这个曾陪伴母亲走过几十年漫长岁月的针线匾，一直保存到今天，时不时地还端出做些什么，仿佛在与母亲对话。睹物思人，我凝视着这个老物件，许多美好的画面清晰浮现在脑海里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干农活基本都是靠肩扛手搬，衣袖容易磨损，只有披上护肩、戴上护袖，衣服才不易磨损。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，护肩、护袖都是母亲连夜赶制的，我甚至记得那年，父亲接到带队前往斗龙港水利工地通知时，已是深夜时分。母亲急忙起床，找出两件护肩，发现其中一件护肩破得厉害。于是，立即端出针线匾，翻出旧绒衣，铺衬、穿针、顶针、拔针、缝边、编带……窗外的鸡打鸣了，新护肩的最后一根带子也缝好了，母亲张着嘴，打着哈欠，她望着手中的护肩，缝满了对父亲的祈盼。也许缝缝补补的针脚丈量着农家期盼日子，一针一线的手艺展现着母亲的灵巧。

民以食为天。父亲当队长那阵子，带领全队村民大干三年，生生地将十年九荒的北滩子改造成超纲要的一等良田。为此，他不知和村民干了多少次架，被不解的妇女扯破五件上衣。每次，听到父亲

又在为改造北滩子的事宜与村民发生争执时，她总是怯弱地将我们拖回家中，掩上门，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。经常惹得村民们嘲笑：一群妇女正在围攻父亲，她也不去帮忙。待到村巷的嘈杂声如潮水般退去时，母亲这才推开门，来到父亲身边，看到他扯破的衣裳，很淡定地说：人没受伤就好，衣服破了，我来缝补。说完赶紧跑回家，端来针线匾，在众人面前，叹着气，眼中蓄满心疼。只见她手在父亲衣服扯破处里面，贴了块颜色相当的布，左手捏着毛边处，右手用针一点点往里塞，顺平，针起针落，细密的针脚，板板正正地延伸着。父亲随着母亲的一挖一拔的针线，躁动的心也逐渐平缓许多，全场的人也渐渐静下来。

乡谚说：男难扬两手锨，女难换两头肩。母亲的针线匾是小柳藤编成的圆形状，它像母亲的百宝箱一样，装着剪刀、针、顶针、线等缝制用品，撑起全家人的梦想和希望。记得我十岁那年夏天，母亲看着我的个子“蹭蹭”地长，她趁晒伏时机，翻出我去年穿的棉袄，拆出棉花和新收的棉花一起交给弹花匠，然后，她让我站在她面前，张开手指，在我身上丈量起来，她的数据可以精准到尺、寸。到了“秋分无生田，处暑动刀镰”的时节，我的新棉袄已叠放针线匾旁。

有一年，村庄有人从东北穿着“东北

式”扎带的大棉鞋回乡，引得村里许多人羡慕。原先村里人穿的棉鞋式样是河蚌式，母亲也跟在村民们后面一起观看。做鞋要有鞋样，母亲根据我脚的大小，在报纸上剪出大概的样子，再一点点修剪，直到满意为止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母亲依鞋样从格子上剪下来，外沿用白色的布圈边，外表糊上一层黑绒布，鞋里面加上一层棉花……那年春节，我是村庄里第一个穿上“东北式”棉鞋的人，在村巷里拜年，显摆。而母亲则是嘱咐：当心弄湿了。那双棉鞋里里外外、一针一线都有着母亲那皴裂的双手留下的温度。

记得那时候，邻居经常到我家找母亲，借鞋样，母亲总是热情地拿出宝藏——一本书里夹满了全家人的鞋样，让邻居一一挑选，或是根据邻居的需要重新修剪好鞋样，送与来人，在送出的同时，也赢得了邻居赞许的目光，这目光是对母亲最高的奖赏。

看这个针线匾，边框由于常年被汗渍浸透，颜色早已变成了棕色，感觉母亲就站在我的身旁，慈祥地注视着我，顿时，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！这次回家下车时匆忙了点，衣服被车门拽了下，使得我的上衣第五个纽扣有些松垮了，我在考虑如何将纽扣拽下带回去交给妻子重新固定，我想如果母亲还在的话，她一定会说：来，我把把这个纽扣重新钉一下。